

春風

渡少年

時瀟含 著

山頂文化

前言

這本散文集的內容來自於兩本散文集的選編，分別是《雲在青天水在瓶》和《我有所念食，隔在遠遠鄉》。《雲在青天水在瓶》的選集在這本書中叫做「少年行」。這是一本出版於2017年的小書，裏面收集了我從小學到高中的散文隨筆。那年我正高考，正對未來充滿幻想。中學的六年對我這樣一個笨拙又努力的學生來說，接近希望也接近無望，不過那時的我以為世間的一切和蘋果樹一樣，春天開花，秋天就結果。坐在書桌前的我，常常祈禱自己正處在除此之外的任何一個地方。在學習與生活中難以找到容身之處的我，在書籍中找到樂趣。我當然不會在這裏嘗試說甚麼大道理，對於那時的我來說，書中的世界沒有想不通的英語語法，沒有解不開的數學題，因此我堅信讀書是一件快樂的事情。現在我發現手機遠遠比書有趣，不過好在那個時候還不太流行智能手機。那時的我讀書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對班主任口中描繪的潔白無瑕的世界心存疑慮，但由於生活經驗的匱乏，我難以描述自己的想法，喉中長滿荊棘。可書中的那個世界是複雜的，從虛弱處寫出力量，從匱乏中寫出豐富，我面前的那張書桌帶我

去到遠古和遠方。現在回頭來看當年寫下的文字，自負又幼稚，充滿了不切實際的抱負和理想，天真得幾乎讓人感到生氣，讀起來讓人感到難為情。我想「為先生開一盞燈」又想「不負如來不負卿」，狂論「歸隱之於中國文人」，又大談命運與活着。我毫無顧忌地動用那些大詞，這樣的權力讓我感覺自己幾乎成為了一個大人。如今看來，自以為偉大的思想，不過是空洞的廢話。不過轉念一想，這樣躊躇滿志的文字確實只存在於少年的世界裏，如今再想寫下類似的文字會是「欲買桂花同載酒，終不似少年遊」。

《我有所念食，隔在遠遠鄉》的選集在本書中的合集叫做「饕餮記」。這本書中我記錄了上大學之後在大大一大的兩年時間裏寫下的關於食物的文章。去讀大學的我第一次長久地離開深圳，可我並沒有因此而失去家鄉，反而是重新獲得了它。從小我隨父母在深圳長大，把戶口本上的祖籍當作老家，雖然那個地方對我而言不過是逢年過節才會去到的陌生村莊，我對那裏的記憶是18個小時的綠皮火車、水紅色的塑料袋、被悶焉了的蔬菜、綁住腳裝在編織袋裏的活雞。它是如此遙遠又衰敗，難以滿足一個孩

子對於故鄉的想像。我從來不把深圳當作家鄉，因為它太現代，太擁擠了，市場裏甚至不賣活物，實在難以承載故鄉的種種深情。然而正是在我離家讀書之後，才懂得了故鄉為甚麼是文學永久的母題。正是在那一方的水土與食物中，漂泊在外的人找到一根可以被攥在手中的線。不論那根線的盡頭是一隻翱翔的風箏，還是一頭在田間勞動一生的牛。離家之後的世界無比廣闊，但遲到的春天總會帶來四面漏風的時刻。寫《我有所念食，隔在遠遠鄉》時的我，終於意識到那個寫《雲在青天水在瓶》的我的不知天高地厚，我發現那些曾被我所支配的大詞可以被任何一張嘴吐出，還比不上雪夜的一碗蛋炒飯來得安穩，我發現我所渴望的遠方除了遠一無所有，而家鄉的姑姑依舊埋首於一日又一日幾乎愚笨的勞動中。她用柴火燒鍋巴飯，從種芝麻開始做芝麻糖，在紅燒肉裏藏便宜的紅薯粉塊。她對於食物有一種常人難以理解的執着，那大概是因為她只上過小學三年級，二十多歲才學會寫自己的名字，從來沒有去過很遠的地方，因此為遠在異鄉的家人包出一個結實的粽子，對於她來說就是天大的一件事情。一個終於跳出紙堆

的孩子，開始發現滿地雞毛的可貴。一碗再平庸不過的米湯，於我卻是珍珠翡翠白玉湯。在食物中，我找到了再高深的思想也不具有的溫暖和掛念，於是我到處行走，在食物與味道中尋找庸俗的快樂。

成長的時光如一陣風，一節數學課很長，青春卻轉瞬即逝。在這陣風中我時而如浮雲漂泊，時而吹得煙霞漫捲，時而使晨露消散。春風渡我，細雨潤物。這是一本記錄一個仍在成長的作者的成長道路的書。正如我不斷提到的那樣，許多文字是青澀的，思想是幼稚的，對此我已停止苛責自己，因為那個寫下這些文字的我懷有一個少年對這個世界最熾熱的渴望與想像，雖然這種熱切來自於與真實生活相隔太遠的無知，但請相信這些文字是真誠的，並且充滿着一顆心與另外一顆心碰撞的渴望。

時隔多年



少年行

- 閉上眼，看見自己 / 3
- 不負如來不負卿 / 5
- 切米拉康一隅 / 9
- 送別——尼泊爾燒屍廟見聞 / 12
- 慎讀歲月——讀《桃花扇》有感 / 16
- 出發 / 19
- 雲在青天水在瓶——讀《六祖壇經》有感 / 21
- 請為先生開一盞燈 / 23
- 解語花 / 27
- 夢裏不知身是客 / 30
- 不要問我從哪裏來 / 34
- 一兩秋風 / 37
- 「中」的精神 / 39
- 在路上 / 43
- 神妖論 / 46
- 論歸隱之於中國文人 / 49
- 感動 / 52

讓時間流逝 / 56

雲端有高歌 / 58

為了活着 —— 讀余華《活着》 / 62

背對，或是面對命運的時候 —— 余秀華詩讀後感 / 65

「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 —— 讀《百年孤獨》有感 / 69

籠藝 / 72

門 / 76

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 / 79

等待 / 81

你聽見這寂靜嗎 / 84

灼眼的陽光 / 86

石中蛙 / 89

水的力量 / 91

靈 / 93

並不是很久以前 —— 梅林一村印象記 / 96

鈴之籟 / 99

豈止朝朝暮暮 / 102

- 遇見 / 104
- 虎穴寺 / 107
- 小孤山遊記 / 110
- 寂靜在唱歌 / 113
- 日暮 / 116
- 岳陽樓行 / 118
- 香溪的純——2012年國慶龍門縣香溪堡遊記 / 121
- 時光的碎片 / 124
- 何謂讀書 / 126
- 朦朧 / 128
- 現實在下 / 130
- 孤獨的長椅 / 133
- 落下的美好 / 135
- 蝌蚪 / 136
- 裂開的豆莢 / 137
- 一朵被碾碎的花 / 138
- 假想我是一朵花 / 139
- 瓷瓶 / 140
- 殘缺 / 142



饕餮記

我有所念食，隔在遠遠鄉 / 146

定山吃飯日記 / 151

鍋巴的江湖 / 157

想吃蒸米粿 / 160

醜紅薯粉 / 165

炒粉之神 / 169

吃早酒 / 175

老家的粽子 / 181

果樹、梔子花和刺貢 / 185

米湯 / 189

多吃青菜 / 193

一天和珍珠翡翠白玉湯 / 198

在羊有一百種死法的高原 / 205

我在重慶待不下去了 / 210

四川人的浪漫主義 / 217

炸南瓜花和井岡山的夜雨 / 222

- 鐵鍋燉冬天 / 226
- 滷煮勸退 / 230
- 岳陽的城南舊事 / 235
- 在無錫吃飯 / 240
- 烤紅薯的至暗時刻 / 246
- 臭鰻魚與逐臭之夫 / 250
- 爬窗戶吃的蟹黃包 / 254
- 蘿蔔失格 / 260
- 醃菜 / 265
- 韭菜火燒 / 271
- 在油麻地晃蕩 / 277
- 潮汕雜鹹 / 282
- 一家早餐店 / 286

在粵東吃早餐 / 290

寫在二十歲的開頭 / 294

遲到的春天引發的一切 / 299

北京一環的「人間樂園」 / 302

海島獼猴和開海的尾巴 / 309

異域與大學 / 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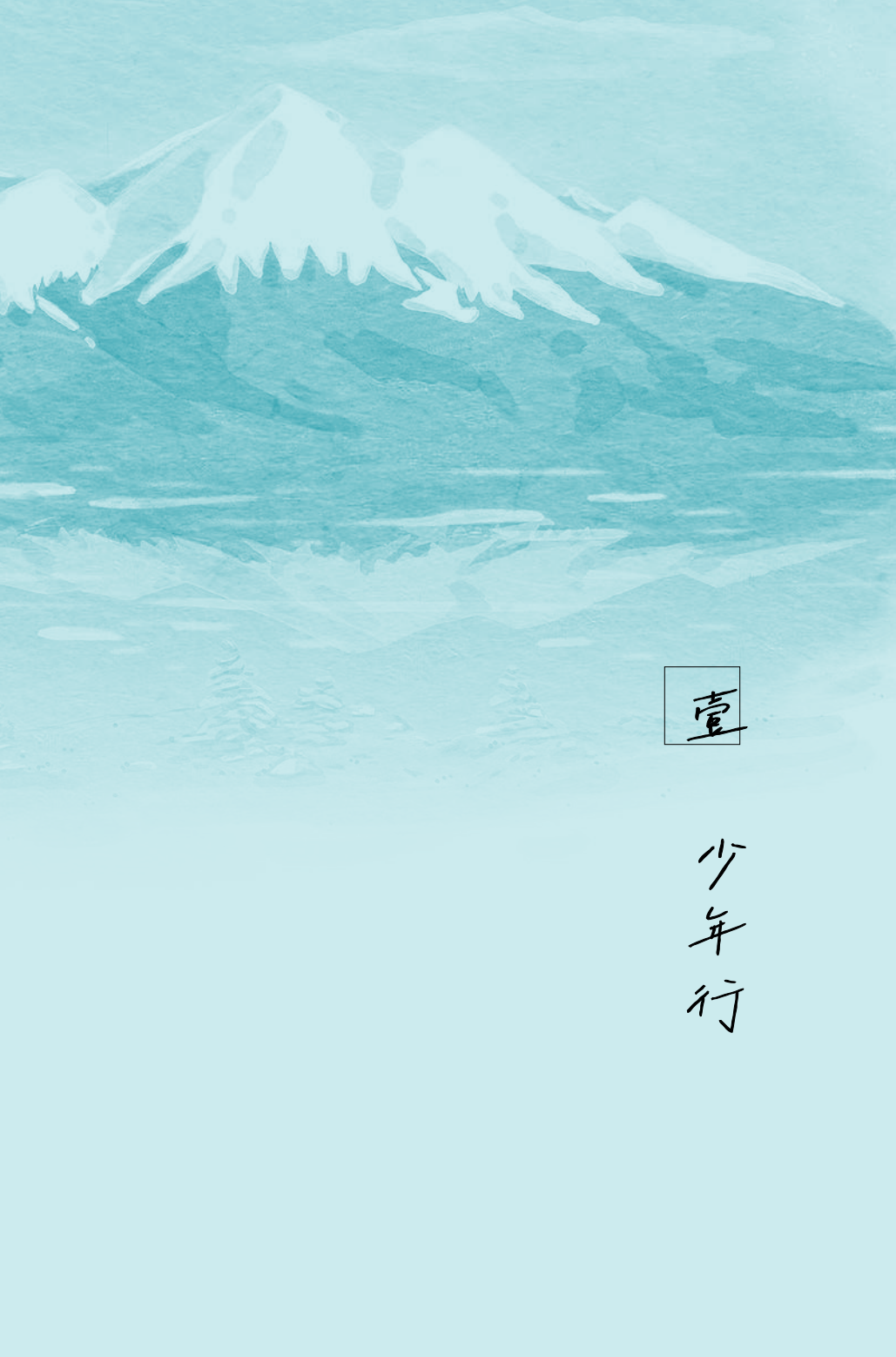
附一 時瀟含：古典與現代相融的溫婉女生 汪開象 / 321

附二 順其自然 心自湛然 邱華棟 / 326

附三 泥酒只依然 周明 / 3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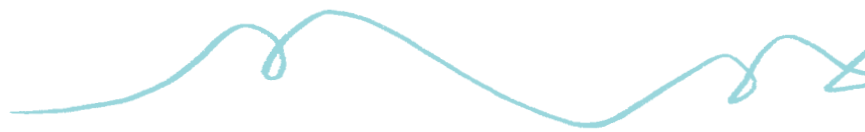






壹

少年行



閉上眼，看見自己

月亮在層層薄雲、重重疊巒後若隱若現，它的清輝灑在大地上。我知道，在這個晚上，我擁有一個月亮。當我背向月亮，我看不見它的模樣，但我看見月光輕叩柴門，驚起山鳥，把它溫涼的指紋銘刻成山水文章。即使我看不見，但我知道，在這個晚上，我擁有一個月亮。

我開始學會自問自答，在面對或是背對寂寞的時候。

當我面對一條小溪，我看見水順着石礫汨汨地流過，片片魚鱗在陽光的映射下閃着微微的光，輕小的石子由水流裏挾着迢迢遠游。落葉腐朽的枯骨被無形的手撕裂，在命運中沉浮。還有那些映在水面上的樹影，時而平靜如止，時而被撞擊得粉碎，宛若它們的形體已經逝去，而抬眼一看，樹，仍在那裏。

當我背對着同一條溪水，我聽見水與岩石相互撞擊時



發出的哀鳴，如千軍競渡，百舸爭流。它們痛苦地咆哮、衝撞，又各自退回，一個繼續征程，一個固守金甌。我聽見水流的攪動、迴旋，有細小的生命在其間歡騰，它們錯雜的心跳形成鼓點，群山迴響。我聽見一片落葉在離家時的哭泣，無可奈何的哀吟，當它落下時，風在它的眼角堆滿褶皺，它的身體被塵埃染得枯黃，它驚恐地注視着自己的衰老，眼見着自己死亡，它歇斯底里的叫喊只在風中化作無規律的沙沙聲響。當它落在水面時，它無力哭泣，只是歎息了一聲，隨即沉入水底。

我看見我面前的群山，在陽光中招搖，悠悠傳出無人知曉的歌謠，亙古沉寂地迴響。清風帶着它的秘密呼嘯着拂過天際，飛鳥啣着牠的心聲在天地中盤旋，鳴蟲用優雅的歌喉在最陰暗的角落講述着牠的前世。我聽見匆匆的摩挲、姍姍的腳步，我聽見一條河在我的心頭流過。

我看見了一條小溪，但我看見的不僅是一條小溪，也是一個廣闊到無窮盡的天地。在我不能用視覺去找尋它的蹤跡時，我用心去描摹一切的形狀。

誠如倉央嘉措之言：「當你在我面前時，我的眼睛看見了你；當你離開我時，我的心看見了你。」

當我睜着眼時，我看見了一個世界；當我閉上眼時，我看見了自己。而我所找尋的，正是自己。

（原載於《紅樹林》雜誌 2016年第3期）

不負如來不負卿

有一種修行叫紅塵；有一種情叫默然、相愛，寂靜、歡喜；有一個天堂叫紅宮；有一位塵世間的佛者叫倉央嘉措。

他，在紅塵的最深處修行。紅塵悲苦，蓬萊寂寞。他擁有雙倍寂寥，雙倍的情才。那轉山轉水轉佛塔的尊者，終在中途遇到了前世的前世的初見。

初是唯一的，僅有的第一次。而倉央嘉措這修行極深的尊者，卻與世間有無數次初見。一次又一次生命的輪迴，用那觀世音手中的聖水普度眾生，唯獨此世祝福了眾生卻成全不了自己。喝下了孟婆湯，了斷了紅塵記掛，又走向下一次輪迴。卻偏偏被那月老牽了紅線，二十餘載紅線兩頭都已空空，唯留那牽着塵世的線，歲月長久反更耀目、深邃，以致三百年後我與他的初見。

前世的前世我或是他衣袍拂過的草木，而今生今世的我親吻着同一片他親吻過的土地，嗅着瀰漫胸腔的藏香，望着那長明燈，湧着前世的無邪。在禪房花木深的地方，我與他相逢，燈影閃爍間，見那一頭黑髮的阿旺與達瓦卓瑪、塔堅乃一同飛奔。那時他只是個俯首向宗本家道「扎西得勒」的賤民，只是被那高傲的強巴佛般的眸子俯視的孩子。回到眼前，我看見那一排排在氈上打坐的小僧人，滿臉的稚氣，不時低頭講個話，整整身形，小的不過五六歲，字也認不全，學了誦經，卻雙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詞。光影重合，他們都在度過一生中最無憂無慮最天真的日子。

我手扶着牆，一路來到紅宮的外沿，看見一群身穿藏袍的老人，盤腿坐在烈日下，手中恭敬地端着一個個盛着糧食的器具。有一個錐形的拱頂，老人們伸出滿是皺紋的手抓起一把糧食放到那尖頂上，一遍一遍摩擦着，一粒粒糧食順着坡面、映着灼目的光暈滑下，又落入一個鐵製的盒中。那不斷的「大珠小珠落玉盤」的聲響充斥了整個殿堂，那鐵製的拱頂經過日久不斷的摩擦已油光滑亮，宛如鏡面一般。我已忘了他們在向神佛祈求甚麼，但他們和磕長頭的人們一樣只為覲見活佛。那六世達賴在那葉落離別多的季節離開了家鄉，來到了他生生世世所在的殿堂，救贖了世人，即使日夜誦經卻再也找不回當年。靜坐殿中，望着滿屋的繁華，似是拾回前世的記憶，卻越來越無助、寂寞，還好，他還能祝福宮外的人們。

他不似蘇曼殊那般幸運。蘇曼殊雖也是一代情僧，但他打坐於蒲團之上，只為遠離紛亂、修身養性，隨時可以離去。而他呢？連退路都沒有。

我用手拭去架上的塵漬，一本本破舊泛黃的留言本，這裏是當年倉央嘉措和仁增旺姆約會的酒館——瑪吉阿米。翻動一頁頁脫落的紙片，上面滿是對他的懷念，筆墨不曾因歲月而暈染。坐在樓下，就着昏黃的燈光吃着酸奶蛋糕，當年這裏或不是這般光景，風流倜儻的宕桑旺波在那昏黃的燈光下對酒當歌，遇見了仁增旺姆，許下了「若非死別，決不生離」的諾言。可他終要離開，回到那萬世永存的紅宮。我漸漸走遠了，回望那金黃的房子，一如滿頭黑髮的宕桑旺波又漸漸變回那穿着僧袍的佛堂中的倉央嘉措一般，離那小酒館瑪吉阿米越來越遠。

站在青海湖旁望着青藍的水面，明鏡般映着點點油菜花的金黃和綠樹，這兒並比不上羊卓雍措的窒息般的高潔與純淨，也比不上拉姆拉措的靈性與神秘。我卻瞥見湖的一角映着那萬念俱灰的倉央嘉措，提着袍襟蹣跚走向湖中央，帶着與仁增旺姆的離殤，帶着與兒時玩伴宗本家的塔堅乃的死別，帶着與達瓦卓瑪的陰差陽錯的失之交臂，還有一個活佛永生的無奈，一臉淡然任水沒過頭頂。然後他遇見了垂首侍立的塔堅乃，他們一起走，路過曼珠沙華綻放的彼岸，走過奈何橋，了斷前世之緣，走向那忘川河畔的三生石，看見他那萬世不變的輪迴。再豔的花兒開不過

葉芽生時，若他並非活佛，那注定要許下只願來世不要成人的心願，可惜在三生石上早已注定了他的孤獨，世世走來，花開花謝，看盡浮華，兩相成空。

普度了人生救了世人，可惜卻走不出輪迴劫。

有一種修行叫人生，有一種情懷叫不負如來不負卿，有一個天堂叫青海湖，有一位山下浪子叫宕桑旺波。

(原載於《紅樹林》雜誌 2013 年第 10 期)

切米拉康一隅

陽光，用它的無形之口吻着高大的屋檐、斑駁的樹影，在小喇嘛的紅袈裟上留下一個個跳躍的斑點。小喇嘛坐在檐角下，擺弄着衣角，眯起眼遙望天邊那匆匆溜走的一片薄雲。

不丹的切米拉康，沒有紫禁城那樣的氣度恢宏，沒有米蘭大教堂那樣的巧奪天工。可在打開那吱呀作響的紅木門時，我卻被如此景致驚得目瞪口呆。不高不矮的白牆，不肥不瘦的小徑，不濃不淡的春色，不明不暗的陽光，不深不淺的紋飾……久久地立在那裏，倚着木色斑駁的門框，良久無言。白牆裏傳來低低的梵唱，窗中瀉出零碎雄渾的迴響。滿地的狗兒貓兒橫躺着，在帶着印度香的陽光中安心地睡着。沒有人理睬牠們，沒有人呵斥趕走牠們。在這裏，沒有流浪一說，因為神靈收養了牠們的靈魂。這

叫人怎麼都不敢邁步，不敢發出一點點聲響，怕攪碎了這兒的夢。

一位倚着大殿門框的小喇嘛回過頭來，眯起眼，抿嘴一笑，向我們招了招手。陽光在他的手上留下一個金黃的印記。

緩緩地走進去，腳踩在土地上，可以看見在陽光中有細小的塵埃飛散。同行的不丹人彎腰抱起一隻在大殿前酣睡的黑狗，口中唸着我們聽不懂的宗喀語，把狗舉在面前，盯着狗圓圓的眼睛，嘴旁帶着一絲充滿敬意的笑。接着，他用鼻尖輕輕觸碰狗的鼻尖。那狗不掙扎、不害怕，只是眨着圓圓的黑眼睛，望着這個和牠平等的世界。那人輕輕地把狗放在地上，狗抖了抖尾巴，慢悠悠地趴下，把身子投入溫暖陽光的懷抱。

一旁的錦布後傳來喇嘛做晚課的聲音。挑起簾子，在那昏暗的小室中，掩不住的是巨幅的壁畫和那一代又一代的信仰鑄成的飾物。一道道棕黃的木板，微微向下凹陷。只有那結疤的地方，在歲月的蹂躪中堅強地凸出。還有那十幾個火紅的身影，他們端坐着，手中握着法器，莊嚴地盯着膝頭的經卷。那些經卷破舊不堪，邊角殘缺，被翻讀的次數太多，泛着淡淡的油光。

寂靜，持續得很久，可以聽見窗外鴿子用小紅嘴叩擊地面的聲響，還有當食物滑進腹中時從胸腔裏發出的滿足的低聲咕嚕。

一旁的一個喇嘛舉起手中泛黃的雕花海螺，鼓起腮幫，海螺中傳出了洪亮的濤聲。於是，低沉雄厚的誦經聲、法器的敲擊聲，屋角那個一人多長的喇叭的迴響，把矮小屋檐下的每一個角落都裝滿莊嚴的虔誠，把黑暗擠出了房間。而在這樣的洪亮聲響中，我卻聽見了最久遠的寂靜，靈魂的安寧。整顆心都被這樣的梵音充滿，沒有餘地去思考外面的一切。這一刻，心只在這裏。喇嘛們的眼中閃着純淨的光，映亮了他們深紅的袈裟，點亮了窗邊的銅燈，那光，爭先恐後地奔向屋外，射向天地。

我站在角落，被震懾得不知所措。這兒與中國廟宇不同，中國那氣若游絲的梵唱如一縷青煙在空曠的殿中徘徊，而這裏卻是在反覆吟誦自己的靈魂。

當那隻黑狗的鼻尖再次碰到當地人那高挺黝黑的鼻樑，狗伸出紅色的舌頭舔舔自己的鼻尖，那人臉縮成一個核桃，笑了。他恭敬地回首，望着在晚風中輕輕飄動的錦布，裏面的那個世界仍在不知疲倦地吟唱。

路過一間點滿酥油燈，用來超度亡靈的小屋，我走出了切米拉康。晚風吹散了陽光，溫柔的夜像一張被子，蓋在身上。而白天被佛光普照的貓兒狗兒，瞪着綠瑩瑩的眼睛，在最偏僻的小巷、泥濘乾涸的魚塘、塌頹的亂瓦中四處竄動。我停下匆匆的腳步，坐在牆角。月牙兒一點一點出現，我可以看見月光在牠們身上的反射。牠們從四面八方湧來。

四面八方。



送別——尼泊爾燒屍廟見聞

白色的塵煙中，夾雜着如雪的灰燼，是苦，是痛，是淚，是一世的漂泊無奈。一世的榮華都在晨風中飄散，從此了無牽掛，轉瞬天涯。

信印度教的人是不懼死的。往生，是一件再好不過的事。所以在親人身披菊花、靜靜地躺在青石板上等待脫離塵世煩惱時，他們也僅僅是站在邊上小聲地啼泣。沒有聲嘶力竭，歇斯底里。他們自然懂得與其在人間被吹打，不如歸於永恆的平靜，所以當親人的靈魂在火焰中手舞足蹈時，他們只靜靜地站着，目送他走上天涯無歸路。

巴格瑪蒂河的河水靜靜地流，清復濁，濁復清。河畔的人去了來，來了去。有的來了再也不去，而去了的終會回來。

父親躺在青石板上，兒子坐在石階上。初春的陽光溫

暖地照耀大地，天空中飛過一群群的烏鴉（象徵祥瑞）。猿猴在樹上上躡下跳，岸邊的孩子追逐嬉鬧，村婦在河邊槌衣洗褲。生與死，只隔一江水。

兒子接過火把，繞着父親轉了三圈。烈焰從父親口中湧出。兒子垂着手，盯着火焰，癡癡地站着。陽光照在寺廟的金頂上，留下一道道灼眼的金光。寺中熙熙攘攘的人群，在禱求神靈的垂青。

熊熊烈火吞噬了父親的整個身體。兒子蹲在石階上，剃着髮，一縷縷煩惱絲落入水中，不見了蹤影。他的肩聳動着。剃頭的人扶住他的肩膀，沉默無語，他是見慣了的，誰都有這一天。水鴨信步走在河流的淺灘上，饒有興致地啄食着。一隻雄鴿子，聳着肩上的羽毛，咕咕地嗚咽着，一抖一抖地求着愛。雌鴿子專心地啄着草，無動於衷，許久，拍翅飛走了。雄鴿子還是聳動着肩，無奈地望着天空。

兒子現在已換了一身重孝，抱着手，倚着門廊的柱子，淡淡地望着父親。一群女眷，在一旁嘖嘖喳喳地流着淚。此刻沒有人比他父親更快樂，也沒有人比他更孤獨。長長的紅色門廊，白色的石柱，熏得焦黑的棚廊。上面是憑欄遠望、歡聲嬉鬧、身着鮮豔莎麗的尼泊爾胖姑娘。而下面，只有他。他漠然地望着，沒有表情，沒有啼泣。一動也不動，連眼也不眨，緊盯着那團火，彷彿生怕少看了一眼，看一眼就少一眼了。從此他單槍匹馬，一個人披盔掛甲征戰人世。他剛上路，而父親已經收兵束甲，馬放南山。對



岸的山坡上，供奉着林迦。年輕男女禱求生子，雙雙在眉心鄭重點下一個紅點，用額頭輕觸神像。

青石板只剩未燒盡的原木和一堆黑灰。兒子靜靜站着，看着父親進入聖河，升天，快樂得痛徹心扉。再也不見了。他木訥地接過別人遞來的桶去河中打水。水倒在灼熱的青石板上，冒出縷縷青煙。他呆呆地看着，恍了神。良久，才緩慢蹣跚地走開，在上最後一級石階時一個趔趄，踏入水中，水花四濺，驚得一旁的鴿子慌忙飛走。他緩緩低頭俯視水面。水中有他的父親，也有別人的父親。他失魂落魄地踏上石階，連桶也被孤零零地留在原地。家人忙上前替他打水。水灑在石板上嗞嗞地響着。他彷彿驚着似的急退幾步，望着青煙出神。直到早等在一旁的人推了推他，才木然地接過一袋米，繞着石板一把把地灑着。只灑了幾把，就索性把袋子一倒，成堆的米堆在青煙裊裊的青石板上。袋子隨手扔在地上，被風吹起，窸窣地在一片白煙中隱沒了。鴿子飛下來啄食，落在石板上，燙着了腳，疾邁幾步，撲棱幾下翅膀。沒飛起來，落進了河裏，驚得翻滾幾圈，張着小紅嘴慘叫着飛走了。

兒子渾然不覺，定定地盯着米堆，目不轉睛，默然不語。他不曾流一滴淚，但我明白，恆河水就是他的淚。

此岸彼岸，兩重世界。黃昏已至，苦行僧們紛紛隱入黑暗。幾張空空的青石板散着白天的餘熱。黑暗中人聲依舊，雖然這分明叫人寂寞無語。生與死，在印度教中都是

平凡的事，但人的心中總是要痛的。孤獨的人獨自飲泣，別人照舊鼓樂昇平。

鴿子歸了巢，咕咕叫着。一彎冷月輕吻着那緩緩湧入恆河的焦灼的靈魂。



慎讀歲月——讀《桃花扇》有感

竊鉤者誅，竊國者王。朝朝王侯，他們像是撼不動、推不倒的大山，他們完美無缺，並將永存。但怕甚麼，山終究要沒入雲海。

「世代王侯，有的身敗，有的名裂，有的身敗名裂。」

桃花扇，桃花扇，一腔熱血，滿心悲涼。說甚麼「玉環飛燕皆塵土」，說甚麼「亂山平野煙光薄」，說甚麼「朝來寒雨晚來風」，都不過是「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不是一個人的絕望，而是整個國家的掙扎。

明代小朝廷重蹈了千百年來歷史的覆轍。崇禎把忠將袁崇煥一刀一刀地殺死，殊不知，他的大明江山，也正隨之一點一點地消逝，一點一點地支離破碎。荒誕的皇帝，親手殺死了唯一能夠讓後金有所忌憚的人，卻對早就賣了主、得了祭的洪承疇讚不絕口。夏完淳臨死前口口聲聲對

着披了清朝官服的洪承疇說，他最敬仰的英雄就是為國而死的洪承疇，莫大的諷刺！

哪裏還有國啊，早在朱瞻基玩他的蝸蝸，朱由孝做他的木匠，朱翊鈞抄他老師張居正家的時候，就該知道，國要亡了。皇帝們費盡心思煉丹以求長壽，卻讓歲月從手上滑過，春光熬成了秋涼，不能讓他那風雨飄搖的小朝廷，多苟延殘喘一朝一夕。

桃花扇，桃花扇，絕世美豔，千古惆悵。桃花扇上的血淚不僅是明王朝的，更是秦淮名妓李香君的。

一如所有紅顏一樣，「身世浮沉雨打萍」，薄命是她的代名詞。從來女子無才便是德，愈壓迫，愈順從，便是好的；反之便是像安樂公主一樣，臨死了，愛美的她才來得及畫一道眉。當李香君的鮮血灑在扇子上，形成桃花的形狀，她一定早是心字已成灰。在這樣的一個時代，把人們風花雪月的生活變成了步履維艱的生存。「秋來葉上無窮雨，白了人頭是此聲。」又是一年的春風秋雨，又一年柳綠楓紅，眼看着時光一日日地催人老，想要留下，卻甚麼也留不下，唯有在絕美的桃花扇被撕毀和與舊日的情人修道山中時，她的靈魂才終於在歲月的鞭打下抬起了頭。

不由得想起了倉央嘉措的詩：「曾慮多情損梵行，入山又恐別傾城。世間安得雙全法，不負如來不負卿。」但我想他在最後的痛苦時光中——被拉藏汗逼迫，被乾隆帝懷疑——所有願望一定就是入山歸隱，哪還牽甚麼紅顏，



掛甚麼富貴？讓自己游刃有餘、安然地活在歲月中才是最好的回報。還以為一戎馬，一世征殺，能醉享榮華，執手紅花。而終是杯酒淡茶，一襲輕紗，漁樵閒活，拂去一世塵沙。

慎讀歲月吧，不要不小心就把歲月過得面目全非，「都將古今無窮事，放在愁邊，放在愁邊，卻自移家向酒泉。」若將苦澀的酒咽下後卻有着餘韻悠長的回甘，這樣便不辜負歲月。

桃花扇，壯烈地來，乾淨地去。家國皆無，歲月把該帶來的慷慨地帶來，該帶走的帶走得一絲不留。於天地，是無窮的；於眾人，蒼茫的天地間甚麼都留不下。

真乾淨。

(原載於《智慧少年》2017年第1期)

出發

總是怕那離別，一夜間搖落了一地的花；怕月亮沉在海中便再也不起來；怕這一秒還在身旁，下一秒已是天涯。三毛的書彷彿多得讀不盡，可我讀了一半就一字也不敢往下讀，讀完了她的書該多寂寞啊，再也不能跑出來一個三毛寫書給我讀了，我的生活該多無趣。家中那麼多百十年前作家的書卻不落目，世界上就一個莫泊桑，一個倉央嘉措，他們講完了故事，我們就要離別，一本倉央嘉措的詩集在書架上積滿了灰也不曾翻動。

好像懼怕相遇似的，無法理解作者的淡看離殤，也無法笑看今世離別。相見未曾恨晚，只恨太早，為甚麼不能晚些遇見，晚些離別。

花開花落，潮退潮起，離別不過又是出發，又是遇見。時日久了，卻有一種惶惶不可終日的空寂感，那些不



敢再讀的書，彷彿喚着我修來一場酣暢淋漓的相逢，不必多想地看一次花開，不必擔心可否有枯枝落下，是否明年就是花葬。

緣就是注定了的一言一行，一顰一笑，都是命運佈好的局，我們無法改變甚麼。讀完了最後一首倉央嘉措的詩，放下了詩集，發起了呆。一次三百年間的遇見，惋惜再無法多讀任何一首他的詩。本以為會悵然若失，臨了卻是無悔的欣慰，原來讀透了他們的心靈與思想，他們便從遇見變成了舊友一般熟識，一旦相知就不談離別，因為已住在了心中，舊友離開也不必悲傷。江山都易消，緣起緣滅也不足為奇，遇見了，獲得了情誼還有甚麼缺憾，即使這一秒仍歡笑下一秒就是天涯。不遇見就連片刻的緣都未盡，比離別更悲苦更寂寥。

又是一場千百年間的相逢，又是一場不落幕的演出。相逢不必懼離別。心在一起，用超脫塵世的方法相遇，即使一劇劇終，靈魂永遠不能平靜。

看盡了紙間就又見心頭，走向了緣盡，就去尋緣起。每一次的告別就是又一次出發，去遠方，去遠方。看盡世事無悔地辭了今生，又垂首靜待來世，待再次修來的情愫。

(原載於《東方少年》雜誌 2014年第 11期)